



百味·文化

在他乡读老乡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2000年至2003年,我供职于广州TUT公司。广州人有一点我很佩服,无论到哪里安营扎寨,公司都要求员工在驻地订阅广州和深圳的报纸。广州是总部所在地,根之所系,员工派到外地,一年半载的,每天读到广州的新闻、广州的信息,说不定哪一天就能用得着。

老板偶尔在工作之余,突然向你发问:常看《广州日报》吗?你若回答是,他也许进而追问,比如,“华南板块”有什么新楼盘上市?广州新机场建到什么程度?你若答不上来,他那张灿烂的脸,瞬间就会晴转阴。他也问过我,我的策略是坦诚相告:我对广州不熟,所以只看安徽人写的专栏文章。他不甚满意这样的回答,好在能理解,说是各取所需就好。

人在他乡,故土对我来说,仍然像一块磁铁,吸引着我。只要与安徽沾上边的,安徽的人,安徽的产品,安徽的信息,我都格外留意。当然,拜读安徽人写的文章,与其说是我的喜好,不如说是偏好。每天报纸一到,只要有安徽人的文章,不仅自己看,还推介给同事们。久而久之,若是有人先读到一篇安徽人的文章,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,跑来告诉我:有你们老乡的大作哩!

此间,透过《广州日报》和《深圳商报》这两家窗口,读到家乡人的散文,多半出自qhl、hb、tyx的笔下。以前对他们,有一瓜半鳞的了解,境况似乎并不理想,但都很有才气,又勤奋。当时公司业务量大,人手不足,尤其缺笔杆子,便跟老板提议,能不能作为人才引进过来?老板说,找他们的文章我先拜读拜读。我就送过去qhl的两篇专栏文章,内中一篇写她奶奶听旧戏的往事,文字清丽。老板在中山大学教过《美学》,积学有素,读罢,给出四字评语:蕴藉逸人。我随后又把hb的《老字号》、tyx的《与中年男人谈情说爱》,从《广州日报》上剪下来,放到他的桌子上。一次他约我到上岛咖啡屋闲聊,说安徽还真是出文人。我说:阁下怎么忘了历史上有个桐城派?他恍然大悟,随即问道,联系得怎样了?

联系是联系了,然而人海茫茫,我始终获得不了他们确切的联系方式。俗话说,谋事在人,

成事在天。没办法,凡事讲缘分,不可强求。不过自此以后,我们公司那些做策划的,写文案的,甚至售楼的女孩子们,都成了他们的忠实读者。

我是副总,庶务多,一位新进公司的小女生,咸阳人,中文系毕业,不声不响地把我要看的文章剪贴好,除了知名的那几位的作品,没有印象的,只要标有“安徽”字样,也照样收集。我记得,有一个叫“翡冷翠”的女孩子,可能用的是笔名,以前没听说过,但明明标有“安徽”,就是她发现的。还有一次,2000年8月10日《南方周末》发了阜阳一位叫杨云标的文章,题为《纳粮四日记》,作者是地道的农民,文笔淳朴,却具有很强的震撼力。她把它剪了下来,我看了好几遍,乡村中发生的那些事,让我在遥远的地方,辗转反侧。

我被派往西安主事,时不时地,在《西安晚报》上碰到cxs和jy,读jy《走在流行的风中》,就知道他的目光已离开了扬州瘦马,投向更广阔的视域。cxs新作迭出,写的虽是身边小事,但放大开来,别有一番情趣。

说是“老乡”,其则素昧平生。除了jy,我给他寄过稿子,他给我寄过样报,其他人,连文墨交道都没打过。不知为何,人一离开故土,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思乡之情,思念故土上生发出来的一草一木,尤其是生活在那里的人。文章是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,相隔万水千山,通过阅读,一种交往就在无声中开始了。这样,我虽身寄他乡,却始终没有被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那样一种孤独情绪所感染。

我回到合肥后,才知道jb已在上海筑巢,移居过去,近年来他用本名“陶方宣”发了不少好文章;tyx花店不开了,进了一家报社;qhl渡江北上,到一家报社编副刊,版面焕然一新。而现在的我,绝少出门,无论看南方或本地报纸的副刊,也只有上网一途了。

百味·风物

梓树花香

河南开封 任崇喜

夏日,梓树枝繁叶茂,浓绿的心形叶片,宽大若梧桐叶,葳蕤成景。去年残留的干枯果壳,隐约在枝叶间,随风摆动。更让人欣喜的,是高悬枝头的花,淡雅的花朵,抱团盛开,一片云烟。圆锥形花冠,为喇叭形,若风铃状,素白色中透着奶黄,有两道黄色虚线粗条纹,分布着紫色斑点。这花儿,得到过文人雅士的赞许。

“梓树花开破屋东,邻墙花信几番风。闭门睡过兼旬雨,春事依依是梦中。”元末倪瓒对它爱得深沉。“去年梓树花开时,美人明珰坐罗帏。今年梓树花如雪,美人死别已七月。梓花如雪不忍看,沈吟怀思泪阑干。鸣鸠乳燕共悲咽,柳绵风急烟漫漫。”他诗中的“美人”,不知是写实还是暗喻。“水玉清谈胜一时,梓花兰草忆佳期。矮窗掩尽西池晚,残月依依上竹枝。”在清代学者吴颖芳眼中,梓花与兰草并列,清雅中暗含书香。“宝带河连锦带斜,精严寺古黯金沙。墙阴一径游人少,开遍年年梓树花。”梓树不止在学堂,也在寺观。“庄严独有精严寺,却少墙阴梓树花”,在有有心人眼中,与古寺相依相存的梓树花,是不可或缺的,缺失便意味着缺憾,有着同等精神价值和高尚品位。

梓树与楸、梧桐有缘。在河南,名楸、花楸、水桐、河楸;在东北,叫臭梧桐。在云南,称黄花楸;在湖南,曰水桐楸;在杭州,唤做木角豆。“楸也,亦有误称为梓者。”“椅即梓,梓即是楸。”楸树梓树为同属植物,外形相像,古人常将二者混称。“爰伐琴瑟,椅、桐、梓、漆。”《诗经》中称楸树为“椅”。到了西汉,楸的名字,才在《史记》中初次出现。

将梓树与梧桐相提并论,是因为叶子近似,梓树有大叶梧桐之别名。它们绝非近亲。梓树为紫葳科梓属落叶乔木;梧桐树则是梧桐科梧桐属落叶乔木。梓树喜温暖、耐寒,但不耐干旱瘠薄。梧桐好生于温暖湿润的环境,耐寒,耐干旱及瘠薄。让人不明白的是,东北人称梓树为臭梧桐,其臭从何而来?和油菜、枣树一样,梓树是蜜源植物。梓树花冠分布着蜜腺,每年花期一到,便引来众多的蜂蝶。与木角豆名字接近的,是黄金条树。梓树花落,心形的叶片之间,挂满细长的荚果条。入秋,金风劲吹,梓树叶子焦黄一片,哗啦啦从树上飘落下来,剩下干干的褐色荚果条,直至在凛冽的风中爆裂,种子从果壳中剥落而出。梓树每颗种子的两端,长着一些白毛。这样的种子,不知是否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,悠悠地漫天飞翔,寻找新的家。

与梓树更有缘的,是桑树。“维桑与梓,必恭敬止。靡瞻匪父,靡依匪母。”在古人的心目中,桑树和梓树是生命之树,为灵木。“松柏桑梓,犹宜肃恭。”在我国古代,家族墓地多依桑林而建,逝者墓前经常栽种梓树。伍子胥被赐自刎前仍说:“必树吾墓上以梓,令可以为器。”“恋丘坟而萦心,忧桑梓而零泪。”“乡禽何事亦来此,令我生心忆桑梓。”看到桑树和梓树,人们的内心,对故乡故园的深深眷恋,自然而然生发出。这一精神寓意,甚至让人忘了梓树“百木王”的美誉。精巧雄伟的岳阳楼,以12根梓木为廊柱,顶起飞檐,稳如磐石。古人称干才为梓匠。除了树干,梓树益处多多。据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:“梓白皮味苦,寒,无毒,治热,去三虫。花、叶,捣敷猪疮,饲猪,肥大三倍。”

“桑、梓二木。古者,五亩之宅,树之墙下,以遗子孙,给蚕食,供器用也。”古人有栽梓树以作财产遗传子孙后代的传统,这何尝不是在传承呢?忽然想起,梓树花的花语,是希望。“梓树花香月半明,棹歌归去草虫鸣。曲曲柳湾茅屋矮,挂鱼罾。笑指吾庐何处是,一池荷叶小桥横。修竹纸窗灯火里,读书声。”初夏,绿意盎然,望着朵朵怒放的梓树花,轻风拂过,树影婆娑,眼光迷离,想起了离开许久的故乡。那是心永远执念的方向。

百味·杂记

神秘的三星堆遗址

安徽合肥 莫欣

今年“五一”长假期间,位于天鹅湖畔的省博物院新馆空前火爆,每天都有大批群众从老城区赶过来排队观看“共饮长江水——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”。我们小区南门前的一条路平时人少车稀,“五一”期间天天车水马龙、人头攒动。看着人们议论纷纷的兴奋表情,我想起自己1988年到成都出差,受朋友邀请,第一次观看三星堆遗址文物展时的情景,也是充满好奇,十分忐忑的心情,因为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青铜人面像十分奇特,奥特曼一样凸出的大眼睛,高挺的鼻梁、巨大的耳朵。因此社会上相传三星堆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一处遗址。

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元市西北,因当地有三座土堆而得名,最早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,农民偶然发现的。后来陆续发掘。引起轰动却是在1986年发掘遗址内一号二号祭祀坑。当时出土许多奇怪的青铜头像和器物,有人说是埃及文明,或者是苏美尔文明。比如黄金权杖,黄金面具等都颇具埃及文明的一些特征。2021年,广受国内外瞩目的三星堆再次发掘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,出土了青铜大立人、青铜神树、巨量的象牙等。

经过考古专家的研究分析,三星堆遗址及其后发现的金沙遗址都是公元前16~10世纪商周时期的古蜀国文化遗存,所以,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文明,与外国人

无关系,更与地球之外的“外星人”没关系。据考证,那个引人瞩目的青铜纵目面具,其突出的双眼和舒展的大耳只是先民们对第一代古蜀王蚕丛的夸张,表明他具有超人的神通,是“千里眼”“顺风耳”。这个面具可能是他的雕像。商周时期,在充分汲取中原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,古蜀国及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立足于自然环境与本地文化传统,开拓创新,创造各自系统极具地域特色的青铜文明,长江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交相辉映、相互影响,共同建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主体。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文化景观,古蜀国先民们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神秘的宗教信仰,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特征的有力见证。